

父親的手錶

王孟石

父親的手腕上經年都戴著一隻光可鑑人的手錶。一直以來，我都以為那是一支價值不菲的名貴手錶。父親離世後，繼母把那隻手錶交到我手上後，叮嚀說：

「這是你老爸唯一留給你的東西，要好好保留著作紀念！」

我接過手錶後好奇的看了又看，發現那只是一隻極普通的手錶，但因父親每天都小心翼翼的擦拭它，看起來顯得不凡。看著父親留給我的這隻舊錶，不由著我的眼淚就情不自禁的流了下來。繼母安慰我說：

「快別哭了，趕快上台去主持你爸爸的喪禮吧！客人來了不少，該為你老爸感到欣慰才是！你看，有那麼多人來為他送行呢！」

我抬頭看著周遭的那一群人，發覺大多是父親的舊屬，還有遠從別州和台北眷村趕來的鄰居叔叔、伯伯們，我的情緒就更加的激動不已。

父親是抗戰勝利後接收山東省會濟南空軍部分的大員，畢業於杭州笕橋航校第六期，曾被尊為空軍的五虎將之一，但他只當了二十多年的上校，卻始終未能晉升到將軍，這是父親一生中最大的無奈和遺憾。因此他在憤慨中就選在一九六六年申請退役，成為一位未達到屆退年齡的榮民，那年



■ 作者父母（前排右一、二）與屏東鄰居合影。

他正值四十九歲的壯年。

小時候我們跟隨著父親的部隊東南西北的調動，從昆明、重慶、成都、南京、濟南、青島、南昌、不斷的遷徙，最後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來到台灣定居。

初來台北竹籬笆的簡陋眷村居住時，真的好不習慣，以前住慣了大房大院，突然間換到十多口人擠住在一個窄小的眷舍中，沒有廚房客廳和飯廳，又沒浴室和廁所，處處都顯得極不方便。

父親早就料到終會有這麼窘迫的一天，他早就買好了一些木材、木板，準備在屋頂上為家人增蓋幾間臥房，只見他爬上屋頂不斷地敲敲打打，只花了不到兩天的時間，屋頂上就出現了三間相連通的房間。

這是我第一次驚訝的看到了父親親自工作的超快效率。那年代軍中正在推動「克難運動」，父親的身先士卒精神，真令人大開眼界！

不久，父親又利用一架報廢的飛機引擎和零件，成功的組裝了一台馬力十足的超級機車。那時台灣還是拉「黃包車」載客的年代，大街上除了公共汽車外，就有很多人做著拉車的生意，再有的最方便交通工具就是騎腳踏車，還沒有人見過能飛馳呼嘯而過的機車，只有我的父親卻憑著手藝創造了一部人見人羨的機車。

一九五五年我剛念高中時，父親又在信義路四段住家入口邊蓋了一間約六、七坪大小的木屋，向「春秋」和「真善美」二家出版社批了大量的武俠小說，交由家人去經營出租小說的生意。

那時還沒有電視，一般人業餘最大的消遣樂趣就是看小說，而父親的「樂群書店」應運而生，也成了許多鄰居們早期甜蜜的記憶。

父親的種種熱忱服務鄰居的諸多事蹟，造就了他良好的人際關係，不久就被選為村長，三年後又當了里長；在那個年代都是義務職，只有當里長時有一部手搖的

電話機、一台單車、一張公車票和一份中央日報。父親就這樣每天帶著他那隻老錶看著時辰，安排好時間，去為不同的村民、里民服務了整整二十年。

一九七六年，父親赴美時，手上仍舊帶著那隻從不離身的舊錶，仍然擦拭的亮奪目，父親說：做人第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要守時守信，因為人與人的交往和服務重在「誠信」二字，沒有了誠信，就什麼都沒有了！

父親在美國定居的那些年，為了團結那些已在國外定居的袍澤，還成立了「大鵬聯誼會」，並定期舉辦舞會和餐敘，讓大家經常有往來能相互關懷。他自己還去報名參加了「華廚班」，學習做中國菜和各式麵食及點心，充分展現了活到老、學到老的精神。

父親用他的身教和言教，為我們這些做兒女的做了最好的示範和榜樣，我也以我的父親為榮，因此，凡事從不敢稍有逾矩或妄為，因為父親熱忱正義的身影，永

遠都烙印在我的心頭，時時警惕著我要學習他的作人和樂於助人的美德。

一隻老舊的手錶，造就了父

親永遠守時守信的良好習慣，也

彰顯出他熱忱完美的人格，同時

啓示著我們「人無信不立」的奧

妙真理，或許那就是千古不變、

待人處事、「愛物惜物」的基本

精神吧！



■ 作者仔細珍藏父親的手錶。



■ 作者（前排右二著學生服）與父母（前排左一、二）。



■ 作者（右）全家福民國 38 年 9 月攝於山東省青島市。